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六

方術部一

五行

陽伏為陰子華子｜｜也而其｜｜｜風陰也而其發為陽

水涵太一之中精子華子｜｜｜｜｜｜｜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元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

陽之氣為火陰之氣為水子華子｜｜｜｜｜｜火勝故冬至之日燥｜｜｜｜｜｜水勝故夏至之日濕

火明木達金辨水藏土發生子華子｜｜氣之喜｜也｜氣之

喜丨也丨氣之喜丨也丨氣之喜丨也丨氣之喜丨丨也

天降一氣五氣隨之

子半于夫丨丨丨丨則丨丨丨丨奇偶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

地濕火生天燥水生

鶡冠子天者神也地者形也丨丨而丨丨焉丨丨而丨丨焉

華物照物割物沉物

鶡冠子以木丨丨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丨丨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丨丨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丨丨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以土爲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

義保專制困淮南子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丨母生子曰丨子母相得曰丨母勝子曰丨子勝母曰丨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土與金木水火雜國語故先王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成百物終始五德史記漢文帝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丨丨丨丨傳丨丨丨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建除叢辰史記日者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丨丨家曰不吉丨丨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以五行為主見上木者貴臣卿大夫之象漢書五行志春秋成

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少陽||||||也比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木介**漢書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冰為||介者甲甲兵象也**揚光**

煇為明漢書五行志火南方||||者也**濫炎**漢書五行志自上而降及||妄起是為

火不炎上**金為水宗**漢書五行志||||得其宗而昌**水火牡火水妃**漢書五行

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於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之||也||||也**陰盛水**

長漢書溝洫志|氣|則|為之|**羽氣乘宮**漢書李尋傳||||注晉灼曰羽北方水也

宮中央以水為本漢書李尋傳臣聞五行｜｜｜｜其
土也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
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六甲窮日後漢書鄧禹傳明日
癸亥王匡等以｜｜｜｜
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五德千五百二十歲後漢書郎顗傳
三百四歲為一德｜｜｜｜｜｜｜｜五行更用注易
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
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反支後漢書王符
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始改變也傳公車以｜
｜日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
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
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變火隋書王劭傳劭以古
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有鑽燧改火之義隨
代廢絕於是上表請｜｜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
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

晉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
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
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
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
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皆
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
法上從之

水中出火

五代史吳世家十二年
江||||可以燃

不與火分功名

董仲舒春秋繁露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
於四時無所命者||||||木名春火名夏金名
秋水名冬也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
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其義不可以加矣

父子之序相受而布

董仲舒春秋繁露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
土居中央此其||||||是故木受水
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
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相據以生魏伯陽參同契五行錯王｜｜｜｜更為父母魏伯陽參同契五行相克｜｜

｜｜子卯日沐王充論衡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惱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

日氣王充論衡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向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也

寒炎劉晝新論火性宜熱而有蕭邱｜｜

貴人為主沈括夢溪筆談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之｜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

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仲理於君者遇之乃吉

戊在戌巳在辰

沈括補筆談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為戊分軫角為巳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當｜｜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巳分則｜當｜｜也適甲以六戊為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巳為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巳寄焉二說正相合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儲泳祛疑說纂｜｜｜｜｜｜｜｜八卦未畫數泯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於理本於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十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

一而為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為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為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陽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為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為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共八合為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為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儲泳祛疑說纂｜｜｜｜｜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為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為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極十數而為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為殺數積數至十則悉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儲泳祛疑說纂｜｜｜｜｜｜｜｜｜｜｜｜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

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為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為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為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酉是為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為四季之正殺此士身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詺泳
袪疑

說纂———————甲戊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為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戊在牛羊庚辛逢馬虎為是兩位各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前以古法為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為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為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乙在丑丙在寅丁在卯戊在巳午為對

衡則虛之巳在未庚在申辛在酉壬在亥癸在丑十干順布十位已遍乃再以十干起申逆佈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為一申之衡則虛之巳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于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貫中之台氣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一方故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各兼信智

晁迥晁氏客話水土二行｜｜｜｜

人火龍火

｜｜張世南游宦紀聞內典云得水則滅｜｜得水而熾

陰錯陽差

王逵蠡海集｜｜｜｜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為四段自甲子巳卯甲午巳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壬戌癸亥為陰錯巳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為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為陰錯巳酉之前三辰值丙午丁未戊申為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

亦得十二辰是為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為陽辰故有陰錯己卯己酉為陰辰故有陽差也

四極四藏

王逵蠡海集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為||各寄四祿馬辰戌丑未為||寓四墓馬故此八支各藏一陰於寅申巳亥為四開闔就生四祿馬故各藏二陽於戊藏於辰戌己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〻藏於午則就寄〻祿而藏焉

亦合異為一

張仲才文始真經金之為物可||金而鎔之||

金水潛火飛木茂金堅土和

張仲才文始真經||故蘊為五精||故達為五臭||故華為五色||故實為五聲||故滋為五味

醫

瘞脽礩石

管子叛者齊馬之委獸毋放者||之||也

風生骨

管子東方曰星其時曰春

其氣曰風｜｜木與｜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

陽生氣見上土生皮肌膚見上陰生甲見上寒生血見上醫理藥淪子華子｜｜者｜也理者意也｜者｜也淪者養也四然二反子華子腑臟之伏也血氣之流也空竅之塞也闕高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之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持養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精液布湯故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

惑志鬱則陷意營則因思溢則殆慮殫則衆智礙流水
則思故所謂｜者時此者也所謂｜術養此者也
不腐戶樞不蠹見上脾藏意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
魄子華子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
候｜之｜｜｜之｜｜｜之｜｜｜之｜｜｜之｜
｜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知疾所自起墨子譬之如
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醫之攻人之
疾者然必｜｜之｜｜｜焉能攻化心變慮列子宋陽
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里華子中
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
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
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
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
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其
｜｜其｜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

食出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向明見心

列子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望之既而曰嘻吾|子之|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

攻偕生之疾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換心

見上

衆醫良

醫

神醫 列子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丨丨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丨丨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乎季梁曰丨丨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矯俞盧 見上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積毒成藥 鶡冠子丨丨丨丨工以為醫

鬼神避

之鶡冠子王獨不見夫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扁鵲最下鶡冠子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為｜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而視神上良醫化之見鶡冠子｜｜｜｜拙醫敗之｜｜｜

攻之於腠理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

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

在骨髓司命所屬 見上

齊藥 韓非子醫者｜｜也

彈痤 韓非子｜｜者痛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精不流則氣鬱 呂氏春秋流水不腐戶樞不螻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揭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

吮而起疾遂已 呂氏春秋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乃｜｜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藥萬變 呂氏春秋譬之若良醫病萬變｜亦｜｜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治十起九 呂氏春秋今有良醫於此｜｜人而｜｜人之所以求之萬也

類推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瘻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之｜者也

摩息脉血 淮南子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知病之所從生注摩音彔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

醫多盧 揚子扁鵲盧人也而

｜｜｜治疾之聖抱朴子附扁和緩｜｜｜也鍼艾之伎抱朴子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惟論藥石豈可便謂｜｜｜｜過於長生久視之道生枯起朽抱朴子雖有｜｜｜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述方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注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上醫醫國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緩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為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

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投石 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嘗百草 史記三皇紀炎帝神農氏始|||始有醫藥

禁方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年

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注徐廣曰鄭當作鄚

飲上池水見上

知物見上

視見垣一方人見上

盡見五藏癥結見上

特以診脉為名見上

當生者能使起史記

扁鵲傳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

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告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越人｜｜之｜耳俞跗見上練

精易形見上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見上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見上良工取之拙者疑殆見上能生

死人見上隨俗為變史記扁鵲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

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

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帶下醫見上耳目痺醫見上小兒醫

見上黃帝扁鵲脈書史記倉公傳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

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

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之｜｜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按意倉公名

練五石 史記倉公傳齊王侍醫遂病自｜｜｜

陰石治陰陽石治陽 史記倉公傳｜｜以｜｜｜病｜｜以｜｜｜病夫｜服之

柔齊剛齊 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則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見上

脉法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别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别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診籍

見上

國工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思得其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吾有所善者時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精方 妙方 上見

聖儒 上見

順者乃治之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五診 史記倉公傳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

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
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
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
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
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經
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脈高下上見上下經脈上見守數精明史記太史公自序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度鍼石湯火漢書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上見

通閉解結漢書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

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已｜｜｜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見上

論病及國

原診知政 漢書藝文志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已｜｜｜｜已｜｜

蹈背

出血 漢書蘇武傳武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其｜｜｜武氣絶半日復息

竹筳導脈 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已｜｜｜｜具｜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發精於鍼石 漢書敘傳餘鵲｜｜｜｜注師古曰餘秦醫餘也鵲扁鵲也

運手爪 後漢書趙壹傳鍼石｜乎｜｜注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爪也

涪翁 後漢書郭玉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

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測之術

四難

後漢書郭玉傳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有｜｜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

處齊不過數種鍼灸不過數處

後漢書華佗傳精於方藥｜｜｜｜｜｜｜心識分銖不假稱量｜｜｜｜｜｜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漆葉青黏散

後漢書華佗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釃酢吐虵

魏志華佗傳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大｜｜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虵輩約以十數

灸處如引繩

魏志華佗傳注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

愈即行後｜｜夾脊一寸上

下行端直均調｜｜｜也

善別死生 吳志顧雍傳初疾微時權令醫

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

｜｜｜｜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

目疾方

六物 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

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

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

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得此

｜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

起五夜早眠六凡｜｜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

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

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高手醫 晉書謝元傳詔遣｜｜｜｜一人令自消息

蝦蟇膾 宋書張暢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

云宜食｜｜｜牧甚難之暢含

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飲乳 宋書何尚之傳還都因患勞疾積年

丨婦人丨丨乃得差

以百瓶水從頭自灌　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為作治盛冬月令傖父裸身坐石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涕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

吐雞雛　南史褚澄傳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丨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丨丨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瘥

為芻人案孔穴鍼之　南史張融傳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

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病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荅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下火而淋重衣以覆之南史范雲傳武帝九錫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名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馬｜｜｜｜之有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以石為針南史王僧孺傳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爾

經方浩博務存精要 魏書宣武帝紀詔曰朕乘乾御歷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慚刑厝至於下民之煢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勑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勑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人———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 魏書徐謇傳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遂被寵遇

抽針即愈 魏書崔彧傳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或針之——————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北齊書李元忠傳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精習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

經方洞曉針藥北齊書李元忠傳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按密元忠族弟

蛤精疾北齊書徐之才傳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三縛悉除周書姚僧垣傳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灸頞

歎鼻 隋書藝術傳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瓜蒂｜｜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入靈府中 隋書許智藏傳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九針 舊唐書職官志針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為補瀉之法注其針名有九應病用之也

未聞良醫能治老 舊唐書賈敦頤傳弟敦實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也終不服藥

猪肪穀膝 舊唐

書李抱真傳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李長者為抱真錬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賔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下之殆盡病少間李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無故不宜服藥 舊唐書裴潾傳穆宗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

意之所解口莫能宣 舊唐書許允宗傳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允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

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舊唐書孫思邈傳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贅瘤也山崩

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之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

按摩呪禁

唐書百官志太醫令掌醫療之法其屬有四一曰醫師二曰針師三曰||師四曰||師

外臺秘要

唐書王珪傳孫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討繹精明世寶焉

佐使相須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幷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

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吴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藥形色｜｜｜｜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序曰普其書遂大行

今古集驗方

唐書陸贄傳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五十篇示鄉人云

太醫箴

唐書柳公綽傳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貲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

醫敢告諸御 氣與心流疾乃伺之 見上 理於未然 見上 鍼肩 唐書甄權

傳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堋立｜其｜隅一進

曰可以射矣果如言 校醫術優者為翰林學生 宋史太宗紀雍熙四年九月癸亥｜

｜｜人｜｜｜｜｜｜｜ 十道六通 宋史仁宗紀詔試醫官須引醫經本草以對每試｜｜以｜｜

為合格 丸艾 宋史虞懷忠傳懷忠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祖遣醫｜｜以賜之 國醫

屈服 宋史高若訥傳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皆｜｜張仲景傷寒論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

傳患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高氏學 見上 燒地灑藥

宋史王克明傳盧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

觀形色知病所在 遼史蕭胡篤傳曾祖敵魯明醫人有疾｜其｜｜即｜｜｜｜

馬上視疾亦知標本 遼史直魯古傳吐谷渾人世善醫雖｜｜｜｜｜｜

有十全功 遼史耶律敵魯傳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糺馬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

視疾若隔紗覩物 遼史迭里特傳迭里特有膂力善馳射馬蹟不仆尤神於醫｜人｜｜｜｜｜｜莫不悉見

六門二法 金史張從正傳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所著有｜｜｜｜之目存於世云

開竅納書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八歲試童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古方新病不相能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也自為家法云

十三

科 元史選舉志其隨路學校每歲出降｜｜｜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其優劣焉

調陰調陽 桓寬鹽鐵論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寒氣盛則損之而｜｜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 張華博物志神農經曰｜｜｜｜｜｜為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摘井 葛洪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

杏林 葛洪神仙傳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

病亦不取錢病愈重者使栽｜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

鞭百草 干寶搜神記神農以赭鞭｜｜｜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病龍求治 干寶搜神記晉魏郡亢陽農夫禱於龍洞得雨將祭謝之孫登見曰此｜｜雨安能蘇禾稼乎如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大疽聞登言變為一翁｜｜曰疾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見大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龍蓋穿此井以報也

陰陽配合子母兄弟 唐六典藥園師以時種蒔收採諸藥凡藥有｜｜｜｜｜｜｜｜根葉花實草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皆辨其所出州土每歲貯納擇其良者而進焉

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 唐六典鍼博士掌教鍼生｜｜｜｜｜｜｜｜｜｜｜｜｜又

以九鍼為補瀉之法凡鍼疾先察五臟有餘不足而補瀉之

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唐六典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導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風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濕五曰饑六曰飽七曰勞八曰逸凡人支節府藏積而疾生導而宣之|||||||||若損傷折跌者以法正之

袚除邪魅唐六典呪禁博士掌教呪禁生以||||之為厲者

灸影段成式酉陽雜俎近有人善|人|治病者

貝母試瘡聚眉開口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髆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髆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戲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虎鬚治齒段成式酉陽雜俎虎交而

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知｜｜｜｜也

黃帝針八邪 祖士衡西齋話記龍圖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遇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弃請若虛衰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榆林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為一物剝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處曰向之所針乃｜｜｜｜｜穴也

一壯 沈括夢溪筆談醫用艾一灼謂之｜｜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沈括夢溪筆談舊說有藥用｜｜｜｜｜｜｜之說其意以謂藥雖眾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為宜

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處方用意幾似古人 張杲

續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

三斗火一盤冰

方勻泊宅編蜀人石藏用以醫術遊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暖藥陳好用凉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擔頭丨丨丨丨陳承篋裏丨丨丨丨

得術於高參政得脈於郝氏老

邠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陳識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中受者高參自言丨丨丨丨若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說謂高參政學

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碗發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渠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俏疾良已可賀自此疾平復

品量增減

邵伯溫聞見前錄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郝老平時不合藥未諸藥遇病｜｜｜｜之服者無不驗外

能解人而視經絡

邵博聞見後錄無為軍醫從其學者皆名醫云張濟善用針得訣於異人云｜｜｜｜其｜｜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

木王則金絶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癢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頻愈宰相馮延已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

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延紹進藍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侯痒以藍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延紹曰烈祖嘗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丨丨丨丨丨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藍豆乃解其毒耳羣醫大服

腦後下鍼

薛用弱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蔕綴鼻纔如食筯或觸之酸痛刺骨公因令扶起即於丨丨丨丨寸許仍尚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曾無病痛

列竈煮藥

趙德麟侯鯖錄王彥伯醫名既著丨三四丨丨丨於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幼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昔眼長者之流與

醫之六經

葉夢得避

著錄詁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
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才術皆｜｜｜
｜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眞人
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
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
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
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
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
書爲司命也思邈之
爲神仙固無可疑

協濟成仙 見上

妙盡古今方書之要 見上

二書爲司命 見上

地漿 葉夢得避暑錄話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
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
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
見本草陶隱居
注謂之｜｜

八言勝服藥 葉夢得避暑錄話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似以

｜｜也

食掛　魯應龍閒窻括異志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鐺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嘆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為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內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五臟蟲上行肺蟲下行　姚寬西溪叢語許徵叔精於醫云｜｜｜｜惟有｜｜｜｜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衒推　陸游老學庵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北方人市醫皆稱衒推不知何謂

金杵臼嚴防禦家　顧文薦船窻夜話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遂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痢

之由語以食湖蝌多故致此疾遂令胗脈醫曰此冷痛也具法用新米糯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具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為｜｜｜｜｜｜｜可謂不世之遇

三點 周密癸辛野語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

鬼宮 周密癸辛野語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二曰鬼信三曰｜｜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七曰｜｜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

鬼壘鬼枕鬼牀

鬼市 見上 **鬼臣** 見上 **鬼封** 見上

隔垣知病 賈似道悅生隨抄溫陵醫僧閩通大智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垣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問視之而知病者之侯

剪舌 陶宗儀輟耕錄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剌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

出至胃諸醫罔知所指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温人也嘗識此證遂丨去之頂間復生一丨亦剪之又於眞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爲醫者隸焉

剳額取蠏

陶宗儀輟耕錄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丨開丨上丨一小丨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遄止當求得蠏至今藏之夏雪簑云嘗於平江閶門見過客馬腹彭脹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天炙

游居錄八月朔以鹽威取樹葉露研成砂以才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方術部二

卜筮

握粟而筮管子守龜示兆｜｜｜｜者屢中神筮不靈神龜不卜管子｜｜｜｜｜｜｜｜注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旬虛管子若｜｜期於月津

能動地晏子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駟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

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爲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

太歲 列子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小筮 荀子｜｜而後決大事

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謂汾陰侯生善筮｜｜｜｜｜｜｜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 國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

離散 國語我卜伐驪龜往｜｜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

得國之卦 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

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丨丨丨丨

祭地為祟 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丨丨丨丨趙乃還之

太卜 見上

數策占兆 戰國策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

錯龜｜｜｜｜以**大橫**之史記漢文帝紀代王報太后計視利害何國可降猶豫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注應劭曰以荊灼龜文正橫**雞卜**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非龍非彪非虎非羆**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所獲霸王之輔**遵厥兆祥**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故周太史之卜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此纪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云**棓生**史記袁盎傳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所問占注文穎曰秦賢士善術者**神**

馬當從西北來　史記大宛傳初天子發書易云｜｜｜｜｜｜｜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注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觀采　史記日者傳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呂｜｜

揆式振棊　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昆蟲所長聖人不能與爭　史記龜策傳或以為｜｜之｜｜｜｜｜｜｜｜｜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

預見表象　史記龜策傳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

擿策灼龜　史記龜策傳夫｜｜定數｜｜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荆支　史記龜策傳｜｜卜之必制其創

祓以卯灼以荆 史記龜策傳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卯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之｜｜來向立｜｜｜若剛木土卯指之者三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卯㶇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筴莫知汝信令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粱卯㶇黃 見上

假之玉靈夫子 見上

龜厭 漢書藝文志｜

｜不告詩　射覆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
目為判

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
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別蓍布卦見上　賤業而可以惠衆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
為卜筮者｜｜｜｜｜｜｜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
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
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露蓍漢書張禹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
禹為感動憂色注服虔曰露筮易蓍
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

宜有聖女興漢書外戚
傳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
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其齊田乎

金水王相父母得位漢書王莽傳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卦遇｜｜｜｜｜｜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

康強之占逢吉之符見上

仍物鬼諏漢書敘傳胥｜｜而｜｜兮廼窮宙而達幽注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賁卜自奉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

九宮後漢書張衡傳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

文君端著後漢書張衡傳｜｜為我｜｜兮利飛遁以保名注文君文王也

兩赤虵分南北走後漢書許曼傳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

閲紱笥有｜｜｜｜｜｜｜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

灼骨 後漢書東夷傳倭｜｜呂卜用決吉凶

流光如燕爵 魏志管輅傳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者入君懷中般般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項之經為江夏太守

青囊書 晉書郭璞傳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中｜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按卦名之是為驢鼠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

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潜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遯被一創還其本墅｜｜｜｜｜｜｜｜｜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邪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按驢字誤非連上文也是廬山君鼠耳邪亭即宮亭湖也

卯文發而沴金　晉書郭璞傳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鼷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

震柏　晉書郭璞傳王導深重之引參

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樹粉碎

武進得鐸 晉書郭璞傳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縣人於田中｜銅｜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一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符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歷陽井沸

會稽出鍾見上　南崗雙柏晉書郭璞傳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

墓碑生金晉書郭璞傳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

用三陽可有後晉書庾冰傳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

有大禍惟｜｜｜｜｜以｜｜｜故希
求鎮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

卦與吾同

晉書桓彞傳初彞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已手壞之彞問具故曰｜｜｜｜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含明隱迹

皆書

隗炤傳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之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

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書版寄意見上往東而小還東而大

晉書苻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名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今｜｜｜｜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

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
健引兵至長安洪弇司竹健入而部之

遠三枕避三沐

晉書苻融載記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

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悞中婦人

亥年當作公官 宋書蔡興宗傳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

賜名著 宋書王微傳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以||

別窟甲 南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善卜||||價至一萬

封侯之瑞 南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也

如期雨尉 南齊書徐伯珍傳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

安知後文不為上九 梁書阮孝緒傳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

此將爲感應感之法非嘉遇之兆孝緒曰｜｜｜｜｜｜｜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

象實應德見上

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

陳書周文育傳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文育曰有錢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可暴得銀至二千兩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

天帝召歌

南史賀瑒傳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之｜耳乃以土塊加其心戚頃而蘇

手鑄金人

魏書后妃傳序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

十中八九

魏書耿元傳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

有客扣門元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

用五十蓍

魏書高車傳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

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别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

青㡌女子

隋書楊伯醜傳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抱之可往取

也如言

果得

買魚得馬　隋書楊伯醜傳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作｜｜當｜｜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

鳥卜　隋書女國傳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

蓍立　舊唐書明皇紀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筮大馬　舊唐書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

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睽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

福弟　舊唐書温大雅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投龜於地　唐書張公謹傳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當為卿輔　唐書李絪傳絪在隋官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於侍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罔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金食其墨而火以貴　唐書趙宏智傳曾孫矜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歛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剿為筮曰｜｜｜｜｜｜｜｜其墓直丑在道之右甫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

墓乃時人哀其事孝時為出涕云

寶物至　宋史孫守榮傳生十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

當易三卦　宋史掌禹錫傳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之歸妹困震初中未｜｜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於此矣

驄馬當勝　遼史魏璘傳以卜名世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上嘉之

炙勃焦　遼史西夏傳凡出兵先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

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絃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揲算 見上

咒羊 見上 **矢擊絃** 見上 **其占如響** 金史武禎傳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

數卜 劉向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乎

示不自專 班固白虎通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

龜久蓍耆 班固白虎通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之為言｜也｜之為言｜也久長意也

究音

琊國白虎通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厭之者也著陽之老也龜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

龜腊 王充論衡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占者曰凶太公曰龜腊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德斯益否斯損 荀悅申鑒或問卜筮曰||||||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虎卜 張華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

老蠶緣枯桑 常璩華陽國志王長文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殆于是矣

十二棋卜 劉敬叔異苑||||||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筩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

云

五行十二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曰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辯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為母兩翼為外正立為木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高為火細長芒動為水兆有仰伏倚着落起發推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辯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歷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辯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

蓍三偃三起

劉餗隋唐嘉話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無故自起凡||||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

失牛

張鷟朝野僉載洛州杜元有牛一頭元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注太元經常取以卜

李肇

國史補王相｜｜｜｜｜｜
｜｜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取鷄卵以驗其黄 段公路北戶錄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墨畫祝而煮之剖為二片｜｜｜｜｜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

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 段成式酉陽雜俎

天寶末術士錢如徽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馬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具其人曰卜事甚如先生豈悞乎錢曰請為韻語｜
｜｜｜｜｜｜｜｜｜｜｜｜｜｜
其人本意貴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君除拾遺可發此緘 鍾輅前定錄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

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怨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呂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呂授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呂揆才華映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一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詣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損願得詳

之乃許折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異日授左拾遺句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遂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不復見矣

死跋焦生跋焦

沈括夢溪筆談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乱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其法卜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上人尤神之

不必專用龜策

吳處厚青箱雜記又有烏卜東女國以十一月為正至十月令巫者齎酒肴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咒呼烏鴟頃有烏如雉飛入巫者懷中即剖其腹示之有一穀米歲必登若有霜雪則多異災又或擊一丸或打揚枝或灼聽旁人之語亦可以卜吉凶蓋誠之所感禍

物皆通丨丨丨丨丨丨也

庚午春秋 邵博聞見後錄予見王慶曾言蚤日羈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具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曰豈君運行丨丨丨丨之間少快耶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泰字也具異如此

豐字紀年 邵博聞見後錄殿中丞邵澤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嘗曰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丨丨丨丨如期改元豐云

卦影 魏泰東軒筆錄唐坰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丨丨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坰語人曰持弓者我也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其日既疏言彈荊公又乞留班頗詆於殿陛上怒降坰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坰笑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推園中牡丹 張邦基墨莊漫錄康節邵先生先大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丨丨

｜｜｜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蹴絕銜斷轡自外突入馳驟欄上花果毀馬畜言天下可以傳此者司馬君實童子學爾而君實不肯學子學不可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祇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蠡卜 王宏卜記｜｜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周行以筮人｜｜｜傳說自給

搊蒱卜 王宏卜記｜｜｜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搊蒱搊蒱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搊蒱卜

折足之象 陸游老學菴筆記見以道為明州船場｜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跌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巡官 陸游老學菴筆記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官唐五代郡縣之名或謂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

帝堯之兆 史繩祖學齋佔畢今

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丨丨丨其象似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

賣卜臨安

三橋 周密齊東野語紹興末有幹僕者丨丨於丨丨之丨丨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論命皆言趙可至郡守卻多貴子不逮前亦卿郎次及曾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今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卻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

兆通數著破瓦文石 張仲才文始眞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皆能告吉凶

黃龍儻仙 陶宗儀輟耕錄吳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婦人女子輩多能卜九姑課其法屈草九莖屈之為十八揑作一束祝而呵之兩兩相結止留兩端已而抖開以占休

咎若續成一條者名曰｜｜｜｜又穿一圈者名曰仙人上馬圈不穿者名曰蟢窠落地爲吉兆也或紛錯無緒不可分理則凶矣

仙人上馬 見上

蟢窠落地 見上

金井闌 陶宗儀輟耕錄今人卜卦以銅錢代蓍便于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只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占候

圍心虛天下 墨子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丨丨而丨丨丨丨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兵忌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丨丨東面而迎太歲

熒惑徙舍

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丨丨其丨三丨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天衡

呂氏春秋至亂之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

雲旍見上滑馬見上蚩尤旍見上五勝生一壯淮南子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呂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

｜｜擊鉤陳之衝辰淮南子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北斗之神有雌雄淮南子｜｜｜｜｜｜｜｜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

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月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北斗所擊不可與敵見上

龍忌淮南子操舍開塞各有||注中國曰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以天占人揚子史||||聖人曰人占天注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

德隆晷星揚子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則||||星隆則晷德也注司馬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辰出參入皆晉祥國語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

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而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氣為龍虎成五采 史記項羽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皆｜｜｜｜｜｜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當有玉英見 史記漢文帝紀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

望氣 見上

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 史記律書｜｜｜｜｜｜｜｜｜｜｜｜｜｜｜｜｜百王不易之道也

五星聚 史記天官書歲星所在｜｜皆從而｜於一舍

其下之國可呂義致天下監德失次應見柳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色蒼蒼有光其||有||||歲早水晚旱||降入失次應見張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呂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大有光其||||有||||名曰降入其歲大水青章失次應見軫史記天官書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呂三月居於營室東壁晨出曰||青青甚章其||有||||曰青章歲早早晚水跰踵失次應見亢史記天官書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呂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熊熊赤色有光其||||有||||開明失次應見房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呂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有||歲早早晚水長列失次應見

箕 史記天官書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呂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丨丨昭昭有光利行兵其丨丨有丨丨

丨大音失次應見牽牛 史記天官書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呂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丨丨昭昭白其丨丨有丨丨丨丨丨

長王國昌熟穀 史記天官書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呂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丨丨作作有芒丨其丨丨丨其失次有應見危曰長王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

長王失次應見危 見上

天睢失次應見東壁 史記天官書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呂九月與翼軫晨出曰丨丨白色大明其丨丨有丨丨丨丨歲水女喪

大童失次應見婁 史記天官書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呂十月與角亢晨出曰丨丨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丨丨有丨丨丨丨

天皇失次應見昴

史記天官書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丨丨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丨丨有丨丨丨

天皓失次應見參　史記天官書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丨丨黫然黑色甚明其丨丨有丨丨丨

歲星赤黃而沈大穰　史記天官書丨丨色丨丨丨丨丨所居野丨丨

得土得女　史記天官書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丨丨不乃丨丨

易行　史記天官書五星合是謂丨丨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

五星同色　史記天官書丨丨丨丨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大圜黃滜　史記天官書其色丨丨丨丨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

注渾音澤**免過太白間可械劍**史記天官書辰星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注辰星謂之免星械音函函容也

日暈制勝史記天官書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已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已其直及日所宿加已日時用命其國也

食所不利生所利見上

仰望平望登高

望史記天官書凡望雲氣｜而｜之三四百里平｜在桑榆上餘二千里｜｜而｜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

氣有獸居上者勝注正義兵書云雲雄或如雄雉臨城有城必降雲雄見上稍雲精白史記

天官書｜｜｜｜者其將悍其士怯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史記天官

書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塲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

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若煙非煙若雲

非雲史記天官書｜｜｜｜｜｜｜｜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

霧史記天官書｜｜｜｜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臘明正月旦決八風史記

天官書漢魏鮮集｜｜｜｜｜｜｜｜｜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

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見上各以其時用雲色占見上

正月旦比數雨史記天官書或從｜｜｜｜｜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史記天官書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此其大經也

五穀逢昌史記

天官書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歲星所在｜｜｜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史記天官書所見天變皆｜｜｜｜｜｜｜｜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傳天數者 史記天官書昔之｜｜｜｜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

星氣占歲 史記天官書自漢之為天數者｜則唐都｜則王朔｜｜則魏鮮

三光之占亟用 史記天官書夫常星之變希見而｜｜｜｜｜｜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客氣發見 見上

必通三五 史記天官書為天數者｜｜｜｜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日再中史記封禪書平又言臣候｜｜｜居頃之日卻復中按平新垣平也視日史記陳涉世家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事春申君注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東井秦分先至必霸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者｜｜也｜｜｜｜楚雖強後必屬漢風師漢書天文志有雲如衆風是謂｜｜法有大兵斗擊漢書藝文志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聖人知命之術漢書藝文志又曰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漢書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巳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六情十二律漢書翼奉傳知下之術在於｜｜｜｜｜而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北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

王者忌子卯吉午酉 見上

辰為客時為主人

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為中郎召奉問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封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効同功必參伍觀之然後可知

辰疏時

精必參伍觀之上見

鐵炭低卬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丨丨之丨丨見効可信者也注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呂此候二至也

辰星効於四仲漢書李尋傳丨丨丨主正四時當丨丨丨丨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

營頭星後漢書天文志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丨丨之丨也占曰營頭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十里按東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五色喜怒後漢書天文志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丨丨丨丨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繞帶天街後漢書蘇竟傳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丨丨丨歲星不舍氐房以為諸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時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已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時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

裴回藩屏躑躅帝宮見上聖帝應符之兆見上、八魁後漢書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為丨丨、、魁上帝開塞之將也

木勝土刑制德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丨丨丨丨丨丨令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

風角星算六日七分後漢書郎顗傳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

丑

寅申皆徵 後漢書郎顗傳令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

寒溫為實清濁為貌 後漢書郎顗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

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後漢書郎顗傳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

重華 後漢書郎顗傳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 後漢書郎顗傳丁丑大風掩蔽天地｜｜｜｜｜｜｜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歸忌 後漢書郭鎮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則寄宿鄉亭注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

也

五將三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武擔石折 後漢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五官獻橘 後漢書楊由傳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掾｜｜數包

二使星 後漢書李郃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荊州占 晉書天文志劉表為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

略具名狀畢具占驗

集星章晉書天文志漢京房著風角書有丨丨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如城門如華蓋如龍馬晉書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丨丨丨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丨丨丨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丨丨丨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火烟粉沸如旌如弩晉書天文志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丨丨之狀或白如丨丨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丨黑丨或丨張丨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變山形見上

如持斧覆舟如牽牛鬪鷄晉書天文志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

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黄白或｜人｜｜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雲｜｜｜｜或有雲如｜｜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黄氣皆將士精勇

如轉蓬揚灰如卷席匹布 晉書天文志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豬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或如｜｜｜或雲｜｜｜如｜｜亂猿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敗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為敗軍之氣

繫牛飛鳥 見上

驚鹿相逐兩鷄相向 見上

瓜蔓連結 晉書天文志凡暴兵氣白如｜｜｜｜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

斗牛間紫氣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之｜常有｜｜道術者

時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禨祥協德 晉書陸機傳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隱士當之 晉書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曰||||

青蓋入洛 晉書陳訓傳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夾河西流 晉書苻健載記衆星||||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

大鳥望旗顛仆 魏書彭城王勰傳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

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罵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罵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士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

隣國貢嬪嬙

魏書崔浩傳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獻女

熒惑入秦

魏書崔浩傳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矣諸人皆作色曰

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內讙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三

陰用兵蓋得其類 魏書崔浩傳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㠯此言之｜｜｜｜｜｜｜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

按淵張淵 **驛馬星流** 魏書張淵傳又有容成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

禁尉問路曰昨夜丨丨丨丨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人重之兩馬從西南來魏書王早傳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丨匹丨一白一赤丨丨丨丨至即取我過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使入白家人辭里辭別語訖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見上申時大兩見上為客不利北齊書神武帝紀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蝗陣鬬占者曰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曰此候勝負是時黃蝗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曰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塚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

黃黑蝗陣鬬　見上

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北齊書斛律金傳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

喜氣下臨必有大慶　周書將昇傳大統三年東魏將竇泰入寇濟自風陵

頓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黄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太祖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軍既出｜｜｜｜｜｜｜｜｜於是進軍與竇泰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

度星法 隋書滕穆王瓚嗣王綸傳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

青氣如樓闕 隋書庾季才傳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烏

言 北史崔暹傳長諶少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諶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醫方卜相風角｜｜靡不開解按長諶名恧崔貴子

小人風 北史李業興傳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

宅有獄氣 舊唐書李義甫傳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甫望氣云所居｜｜｜｜發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甫信之聚斂更急切

四朔頻大 唐書歷志貞觀十八年淳風上言仁均歷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詔集諸解歷者詳之不能定

漏母 唐書歷志以消息數春分後加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為｜｜也

陽歷陰歷 唐書歷志日道表曰｜｜其衆曰｜｜

郵傳過宿 唐書歷志傳仁均曰日躔宿度如｜｜之｜｜

命辰起

子半命度起虚六唐書歷志｜｜｜｜｜｜｜｜｜｜符陰陽之始初準變準末準刻準時準差準唐書歷志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為｜｜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於四十九日為每日｜｜又以｜｜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為｜｜以並午正前後七刻內數為｜｜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為｜｜

黑氣狀如鬬鷄五代史唐臣傳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破之鄩閉壁不復出

赤文成紫微字宋史王欽若傳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

日下五色雲見宋史韓琦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左右皆賀

昴宿有光雲從北來宋史柳開傳真宗即位命知代州開

謂其從子曰吾觀｜｜｜｜｜｜｜多｜｜｜犯境上宛將至矣｜｜｜｜

德星 宋史周克明傳克明精於術數凡律歷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投司天六壬改臺主簿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蔵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鎮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

旦色赤應在東暮色赤應在西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而｜｜｜｜高麗當之｜而｜｜｜｜｜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

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

道越絕書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之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彊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

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口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為未可攻衆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強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強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強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衆去乃可攻黃氣在右

將智而明兵多卒彊殺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彊兵少殺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殺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彊殺足而有多為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彊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兵彊兵多殺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殺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彊卒多殺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殺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為逆兵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殺盡軍傷可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彊兵少殺亡攻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少殺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為右伏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為前伏陣也其氣在後而低者欲為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為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為左陣其氣間其軍欲有入邑

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如是

敵

相氣取敵上見

日走月步焦氏易林｜｜｜｜趨不｜

同舍夫妻反目君主失國

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吳越春秋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令日甲子時加於巳｜｜｜｜｜｜｜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令往方死何俟之有

陽將吳越春秋句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於冰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鄖問曰孫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以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令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

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

金制始而火救終見上

德在合斗擊丑吳越春秋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今年七月辛丑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

時羣忌荀悅申鑒或問曰｜｜｜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沉

知神人來過葛洪神仙傳老子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當有｜｜｜｜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得道乃停關中

視月中異物葛洪神仙傳尹思者

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獨坐屋中遺
兒｜｜｜有｜｜｜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裘
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
人乃帶甲杖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果如其
言

刻鳩表端 王嘉拾遺紀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
枝為表結薰茅為旌｜玉為｜置於｜｜
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
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

觀星望氣執算披圖
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
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秘請見景公乃延之
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而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

客
則｜｜｜｜晝則｜｜｜｜不服寶衣不甘豢食

常璩華陽國志大同志初濬將征問靳普
星伏南斗中 今行何如昔對曰｜｜｜｜｜而太白
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
如志矣按濬謂龍驤將軍王濬

賢人聚 劉敬叔異苑
陳仲弓從諸

予姪造訇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

欲知五穀但視五木

賈思勰齊民要術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雲形似樹日辰在金

劉肅大唐新語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奉盎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赤兵驗黃時豐

韓鄂歲華紀麗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為｜｜｜乃｜｜

黑雲如阜

李石續博物志京房風雨占候曰｜｜｜一匹｜二日中一日大雨二匹三日雨三匹四十日雨

皆以天事名之

沈括夢溪筆談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於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於戌故

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於酉故曰從魁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馬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

六壬止合

有十一神將

沈括夢溪筆談||||||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惟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

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干君者遇之乃吉

氣順必雨 沈括夢溪筆談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丨皆丨丨以是知其丨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重則水大輕則水小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㪷歲旦取江水一㪷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甚驗

鳥占

周密齊東野語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丨丨其術多驗號富春子溥遊雲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雨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公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為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令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翼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為貢為閽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剩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五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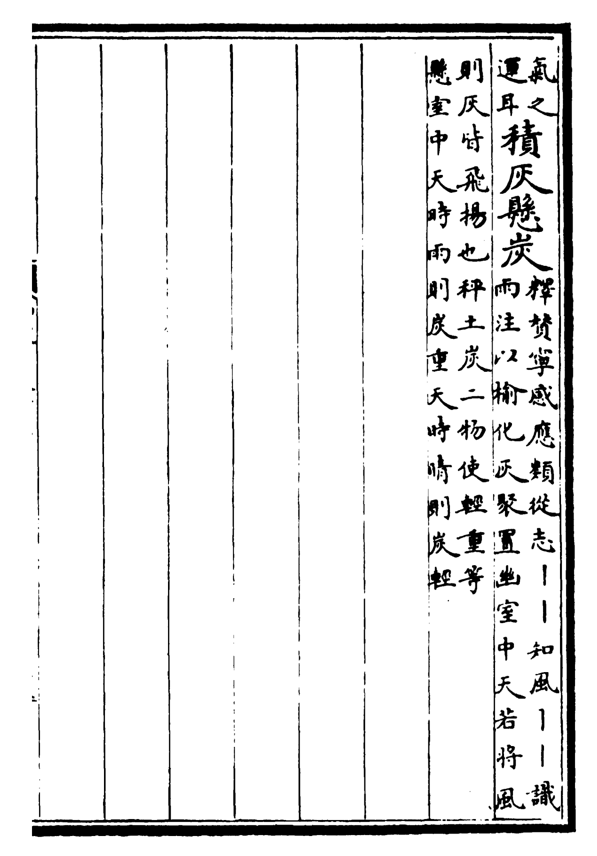
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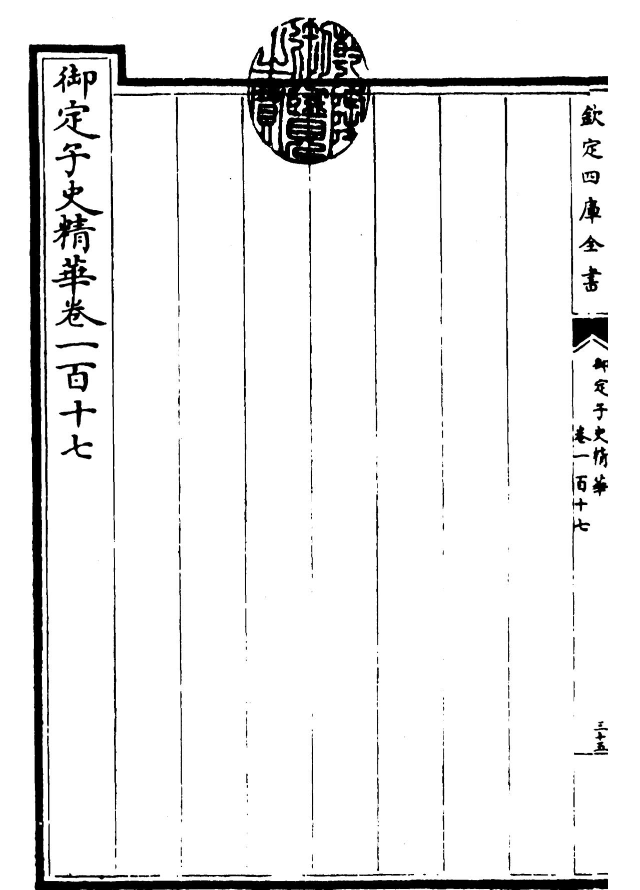
張仲才文始真經丨丨丨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丨丨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

氣之運耳

積灰懸炭

釋賛寧感應類從志｜｜知風｜｜識雨注以榆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將風則灰皆飛揚也秤土炭二物使輕重等懸室中天時雨則炭重天時晴則炭輕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誠智